

石
民
四
十
集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十八

癸丑徵變錄序

卯辰程墨幹序

巳未開先錄序

巳未二十房木雀序

尚書文苑序

楊園草序

木霍居四十書草序

木霍居尚書草序

卷第十八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十八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序

癸丑徵變錄序

說者曰癸丑之文遜于庚戌也不啻倍屣或曰不然舉國而咻之矣夫咻者固當也誅其干時也雖然精沉變而爲浮揚庚戌之變而爲癸丑也其不得不變者非癸丑諸君子之罪也關

文心于寥廓補註疏之不及二百年以來癸丑其最夥者也癸丑諸君子之功也我黜其浮揚者而存其可補註疏者以爲癸丑房稿選間有解不必補註疏而特存之者聖于文者也無庚戌無癸丑亦無二百年以來并無二百年以往者也吾取其數策而已矣其解不能於補註疏而猶存之者雄于時者也我因一日之遐賞而逆料天下之共賞者也亦不過數策而已矣

信今年勝日閒窓傳籌戰茗之餘復不禁伎癢
拈出如干晉直題之曰巳未開先錄若肯與僕
決賭者取其墅如揆囊中物耳苟詰其所以則
不能言也無巳局日以空乎題日以靈乎旨日
以韻乎玄日不盡意趣日不盡理調日不盡辭
乎弊安居又不能言也或曰氣日以瀉將無

巳未二十房木雀序

文章之運循環無窮然要其旨歸則與世上下

舉業者今之文也故徵今者莫如舉業往在庚戌詞粲而氣嚴粲者蕪之漸也嚴者迫之樞也一變爲癸丑而沉雅鮮矣以靈空勝再變爲丙辰而雍穆盡矣以縹緲勝交于目則有餘咀于中則日淺吾于是而生衰世之感焉而作者曰不然虛雖漓之淺則合乎道人淺則機不淡機不淡則風斯淳道久成化灼然哉吾俯而思仰而涕也芸芸者如斯也而定于一人一人托百

寮百寮之極選唯茲三百人視心淺則植不深
植不深則枝搖枝搖而天下動矣真心淺則旁
機深旁機深則他萌作他萌作而天下紛矣吾
爲是懼越戊午而東事興天下洶洶作者曰爾
不幸而言中吾俯而思仰而涕也九廟之澤未
斬也九重之德未失也一醜跳而四海沸將無
甚然吾觀之朝而非無其徵矣維後三代靡不
以黨禍始敗黨禍之起必釀于一人之柔而潰

于一日之剛非柔則黨不敢結非剛則禍不烈而氣不削故其徵也爲怨爲迫而其亂也爲震爲離今柔足以釀黨而幸剛未足以削氣然今之道用陰陰之禍深于陽而人不知故其徵也爲弛爲玩而其亂也爲潰爲崩今四海之沸未有已也吾以徵已未之文使奄奄而盡哉吾雖愚服勤者三世八十載蹈東海而死耳今幸其整者異者捷者尚殺而列也整者色蒙異者氣

跳捷者神促然蒙揭而大明著焉大軌順焉跳
去而容莊跳不去而骨存促者一舒之而流利
機圓之用無窮矣吾爲是慶雖然吾觀其槩而
霸氣旺焉霸者爭象也天下之爭未有已乎然
霸者不尋戈矛則王室不尊王室苟尊吾何憂
焉吾聞之君之恩不禁私酬况二祖之功彌
宙也八宗之德浹骨也五十年之御極道太
而且久吾寧私乎哉但霸者之氣未純純則伊

呂矣所以未純者以養之不至也有莘之野涓
水之濱豈小白重耳區區禍難可當之哉然養
不可以虛言也實學之而已今天下匡濟無實
學故朝無相邊無將天下經術無實學故整不
能驅蒙異不能驅跳捷不能驅促然世運苟未
衰文何難焉吾卒業于已未之文而于循環之
道不能無望于後之君子也夫經術乃所以匡
濟也豈徒以心之聲而足徵治亂乎哉

尚書文苑序

癸丑甲寅間茅子與費子大抵遊長干云長干雖多名山水然暢者不聚幽者不遠遊屐所至輒一覽而意盡故所患在精神無所寄遂共商尚書文苑之役役竣茅子喟然曰文章經術亦有運焉况于人乎自高皇帝以排比之格律天下經術之文五經之專家遂各得其近者書之言爲典諱爲訓誥故其文近莊重近典雅雖

于體頗似于義頗肖然苟拈一題衍一辭敷其
說如此止矣直優俳劍履耳豈特叔敖衣冠哉
帝祚十更算之變也迨嘉靖間一變而爲洪達
亮節之言經生家始反而求題自是派衍而爲
三在嘉禾者穎而麗在吳門者銳而巧在新安
者縟而潤三者之運互有盛衰而嘉禾爲葵丘
二十年以來遂單行宇內矣及其弊也如詞人
作宴會詩裁景酌情皆在耳目之內能使讀者

未竟而先量其情狀灰雄心則有餘醒睡眠則不足故或反而言先正搜先正者用心則苦而取途則廣使卑者望而走高者引而避于文運迄無補非世之罪也不足動天下之心烏能以易天下之腕乎子輿氏曰予豈好辯哉文苑之謂也文苑作穎而弗蒼者驅矣銳而弗法者驅矣緝而弗韻者驅矣并先正廓落之言腐猥之識亦驅矣四者驅而四者之運並行于天下而

又不得各擅其尊于是文章隆而經術亦隆斯其時矣然萃二百年之精神十三朝之作者而始有今日其疇敢任德其疇敢任讓哉故茅子之初定也止得其三之一將遂爲名山藏咏靈運之詩曰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及費子益大半度不能秘咏潘尼之詩曰鸞鳳棲堂廡不若翔寥廓刻旣峻將布之天下茅子復高咏袁粲之詩曰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

楊園草序

天不能異四序而爲寒暑地不能異山澤而爲
燥濕人不能異五方而爲風氣文章家欲自異
其性情躍冶矯揉以勒成一家言不可得也然
冬放華則書夏雨雪則書山之滙江之嶼則筆
述之挺以毅者產東南柔以恬者產西北則卓
然歸譽焉文章家欲拘繩墨按步武以追踪往
管不可得也故僕嘗論之不因乎性情則文章

窮不通乎變化則作者窮文章窮則作者負文章作者窮則幾乎文章負作者矣嗟乎當交窮交負之際吾黨不竦竦日夜汗浹背何暇以遇不遇論文章以文章之遇不遇論喜愠哉僕倦游歸社祭酒猶欲強出其著述且命之曰楊園草夫祭酒之意若猶以遇不遇言也僕烏敢承之雖然祭酒不以遇不遇論文而猶論文之遇不遇也僕又烏敢不聞命若夫通乎天地之故

合乎性情之微酌乎縱闔之間窮乎旋轉之變
僕不唯未敢自計其遇猶欲與我同黨其岌岌
以振其交窮交負之勢也故因漫論其略如此

木雀居四書草序

僕自辛亥擔簦兩都霜樹換紅春條辭翠凡七
屈指矣其間怪巖幽寺無不盤桓勝日爽朝無
不登涉道侶良朋無不萃覲嘔已盡之肝抽旣
老之蠶冢文穿研瀝墨禿毫未可更僕數也今

年出積中之改紙與浪傳之殘滓共刪訂之一
去其俯世之習再去其匠心之習三去其痕鑿
之習所存僅三十六骨而小遇大不遇之言反
居一于三嗟乎較力與得安相當也然猶不免
仰而喜俛而悲高之而憍慢生卑之而愧悔集
時欲爲什襲藏時欲爲破琴散時欲偕悄風而
乘野燒嗟乎亦安足自信信人也其委七年于
草莽也固宜特僕又有童心焉戶而傳孩而習

壯夫縮舌而不敢短長者不知其時疑信得失也如何吾將起作者而問之

木雀居尚書草序

尚書家作者自洪永而下可歷道也世程人以數計人程文又以數計其它盡旁印而維藩耳僕工文事前正靡靡焉世則以爲方隆童子時學態東家習歌南陌亦遂累數百晉不拋甲十重亦可使水入水共作海潮音然不能也付羸

炬而兼去其燼辛亥壬子間尚書家遂踈響于
今而殆絕竊以凋者豐之胞也希者蕃之藥也
天其有意乎始屈伸枯管卒才不勝意意不勝
法棄去者過半遂欲以不可知者還之天獨念
英雄之興必有先爲掃除以我之得乘合之運
王不足霸有餘且揖讓不再征誅見休徘徊于
天人之間姑存之以待世止于丁巳其二十四

晉

卷之十八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十九

閻紅螺制義序

宋獻孺香象菴制義序

宋獻孺荷鋤剩語序

夏長卿慢草序

顧九疇百一義稅序

鄒公履讀禮草序

王子雲南夢堂選義序

虞伯醇近草序

周伯孔舟中草序

閻舍卿酒餘草序

周逢泰稿序

潘懋嘉南遊試草序

王鐵菴離鴻十五聲序

宋和孺選義序

陶原詹贊草序

聲元弟時義序

從子慕侯試草序

卷第十九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十九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序十

閩紅螺制義序

余與閩舍卿交且十四年初見其貌目炯而髯
磔類西來人所習所語皆出世事讀其文則萃
雋高朗蓋用世人也今年見舍卿面方膚澤神
氣奕奕真將用世矣迺自號曰紅螺余嘗從遼

西關出塞望紅螺如壁立目前馳八十里始至
麓甚矣其高也望其巔之樹尚大數十圍高十
許丈不知揆其本當幾許虜嘗合十萬獵其下
及半而已過之者時有奇葩異蕊墮拂之不識
其名亦不知所自曾有窮其巔得石函中物雷
雨不能下志云其上有神仙云觀舍卿今日之
文高宏而宕逸酷似之宜其以此自命也舍卿
曰不然余嘗與鄒子尹自燕都歷房山縣過石

經山又八十里至紅螺其奇麗磊砢怪絕一世
挽鐵索以登人足出于頂及兩山之間下空萬
仞偃僂其身顛倒背腹而出出乃重闢宇宙忽
自險而夷自奇而大我之文擬庶幾似之而未
能也余曰薊之紅螺子所自力也遼之紅螺我
以觀子之成也天下事敗于遼而中于薊薊固
而後遼可復子之文其漸似之天其以此用子
乎不然亦安用我堯鑿而噴殘瀋乎

宋獻孺香象菴制菴序

余性癖巖壑苦無濟勝具然攀峻躋險神魂俱
越不覺其足之前也及神定迴眺至目不敢下
視獻孺體幹不減于余獨能造極踞勝足不設
險目不微峻然終年遊歷求一片地棲心宅止
食奇吐怪終不得也一日同遊北山巔雲樹沉
浮如江天浪痕而千家煙亂雙闕霞層耀動耳
目語久景澹無可佐杯杓獻孺徐曰借勝綠曷

爲我償制莠逋序乎余無以應遂次其兩人之
槩若此座客曰足以况二子之文矣

宋獻孺荷鋤剩語序

荷鋤剩語者吾友宋獻孺舉子業也獻孺其耕
乎歷山之耕有莘之耕以及退而耕于野之耕
皆不能須臾忘世者也彼伍大夫一家私仇耳
若帝王之際臯夔稷契仲虺之徒已布滿于朝
何煩二聖屑屑而憂之然而不能也况今東鄙

妖氛爲舉世之同仇而上之臯夔稷卨仲虺之徒又跂足而未見獻孺安得無意乎或曰茲時也而猶爲舉子業是衣冠而救鬪也是不然鬪者已及堂廡而典閣者猶非衣冠之人不肅入安得去其縫掖而自詬誅于戶外耶獻孺之意吾知之矣其誰爲梁父吟而和之

夏長卿慢草序

先鹿門先生論太史公敘述長卿事至家居徒

四壁立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
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
之臨邛曰此時功令獨不能爲相如關說王孫
耶嗟乎當長卿還成都時往舍都亭繆恭敬事
已破王孫方目令無賴令亦安敢言而臨邛又
多富人令寶子虛賦亦自伊唔躊躇耳亦孰可
言者及漢天子稱善馳四乘傳過昇仙橋而臨
邛人始私相謂曰令非皮相人也然蘇長公猶

曰卓王孫暴富遷虜也故眩而喜耳蜀多君子
何喜之有嗟乎其言似矣然當長卿壁立時王
孫不顧也長卿安可約素過故鄉使王孫不知
上林賦重耶長卿縱貴應食蠶老耳文章何罪
使無琅琅金石聲此夏長卿之今日以被素茹
貧一如往時而獨皇皇于慢草之行也雖然長
卿以文章冠冕西漢而後世之論文者猶或曰
靡而侈先先生亦曰太史公序次相如特愛其

文賦而已余覽之多硯礪竒崛然騷之再變矣
特徵蜀父老與諫臘書絕佳今長卿較晉長卿
我未知何如然不知千古之下無長喙否耶長
卿曰然故僕之文別有子所定本在

顧九疇百一秩序

往與九疇芙蓉市是時士運未衰落羣彥輻輳
不減九秋得霜鷹九疇顧恭飭退遜响噢怡怡
人目之比有脚陽春及壬子秋去九疇卽諤諤

不避畏意所感慨如食蒼蠅必嘔之始已及乙
卯僕改服南國甘就管中之窺九疇意昂如也
是時鏑中海鳧片橫梓幹九疇危言獨出語語
有西池射堂上躍馮顧盼意往往豪邁者皆畏
其咄咄相逼嗟亦何見之晚也九疇之尊人脫
藝府之領袖解寰海之簪紱皆不啻病已杖長
松下當有清風九疇異日定作儉歲梁稷寒年
纖纈又豈特如半天抹霞徒以高采見哉九疇

所問世文已不下數百首茲百一義皆子卯間
作也人之聲必應其心故但敘其約略如此明
堂將闢元音畢奏九疇勗之哉

鄒公履讀禮草序

茅子曰不訾于萬喙者不譽于一人不狂于一
時者不豪于千古信然哉漢興五十年文帝柔
治天下宣敷文德而賈生者始出然自痛哭之
後長沙終老心竊疑之絳灌卽不文然其人亦

慷慨氣夾何至蔽賢竊位卽不然而漢之庭寧
遂無一人爲賈生冤者我因度其人必睥睨目
攝不可一世故世皆以爲狂而信絳灌之言爲
當雖人主之賢不能奪衆是至主父輩之計行
而後以識稱矣自馬遷輩之推獎而以文稱矣
及披誦其言皆紆徐莊雅必非儼佻浮薄一驟
不返者也使漢在庭之臣塞耳食屏皮相而三
四其言卽不重其識與文必無輕擠而重毀者

明興二百年文獻足徵名世輩出然兩者往往
不得而兼卽兼之而皆升朝以後始策鞭弭無
書生自見者自見自鄒子始自鄒子始而鄒子
之毀亦盈天下矣今天下右文之治遠過于漢
故以兩者知鄒子皆不待異世然終不能與毀
者半故我欲今之天下無昵鄒子貌無傾鄒子
欵無以識以文知鄒子而但讀其制義一班卽
怪可駭走奇可刺目有不紓徐莊雅一步而九

迴者乎故拾其苦塊遺言刻之而并序其略如此然鄒子方駿馭向用剛廷之上無絳灌其人者不過以鄉里餘唾致鬱鬱不得志而乃爲此言以誘鄒子我過矣

王子雲南夢堂選義序

楚之材張而楚之文亦善變騷之變詩也亦楚爲之故今之材莫楚之殊也而楚之文亦變而無已是曰過之然楚人有其骨而恣其姿姿雖

怪而骨不仆楚之餘爲豫章豫章一詭士本不
識一字中道勉爲此創爲無聊之言吳之人有
其姿而無其骨因轍跡之相同遂信意而推之
以爲天下之文算若也前之湯歸算能過也今
之學爲文者算可踰而天下之人或從而和之
或從而攻之和之者固婦人也卽攻之者而彼
得據名字於人間亦大幸矣我因以息楚然盡
楚而變奇奇乃平也我又息變奇爲正者我六

年前識楚黃王子雲奇之科也閱六年而再見
之一變而爲正正不聞于天下久矣而乃見于
楚謂楚不善變不可也鄭衛中原也其聲淫故
楚雖南服變而爲忠憤其詞雖激而其意則正
矣今之文雖詭而意實平子雲之爲是言也詞
雖正而其意則激矣豫章之材竟爲一不識字
者掩舉豫章者必舉其人其人竟如何彼亦楚
之餘吾爲楚悲也而且爲吳悲也吾吳人也不

直則道不見敢以質之世

虞伯醇近草序

夫文生乎情也情之所鍾無弗行也無弗激也而乘乎氣氣其麗情而生者乎而我先窮其情之所之之烈日之皓魄之怒號之暴注之陰翳之於天之湍流之削壁之怪木之峻谷之干地之鞅掌之幽愁之悲憤之感慨之怒之怨之嘆之喑啞叱咤之于人于人而別之爲文之諷之

譏之慷慨淋漓以窮其情之所變極其情之所
流無不萃於是故曰文者情也其所爛而見者
氣也非情也故我持衡于文繇其情以得其氣
十不失一也繇其氣以得其情百不失一也故
因人以衡文亦十不失一也因文以衡人亦百
不失一也何居氣乃情之至也情乃氣之端也
其原委殊也人者情之所結也情者文之所著
也其深淺又殊也不佞固負氣而遊焉者也遊

長安而始交卽得虞子目虞子之人固若不勝
衣也目虞子之文又若吐天地而吞日月也擲
喬丘而滴河漢也奇岩偉峰而憤裂叫號也我
幾以十之一者失虞子而幸以百之一者得虞
子虞子先余而逸矣欲余題其文虞子豈欲余
譽之哉將有以勗之也夫公車之業卽以余所
得虞子者虞子足應之矣自此而往奴使遷隸
覩雄亦皆氣而已氣不可求也求之情而已夫

淵乎其情者我將以其波而及乎其人也其曰
因人以及文者腐言也非知情之深者夫虞子
之于人豈不綽然哉欲勗文以無已則此弁言
在

周伯孔舟中草序

周伯孔淮遊不得志艤舟石頭城下以殘帙授
予曰吾有六義足以償此遊然非子言無以償
六義茅子受而不答徐讀之而嘆曰吾知之矣

北山之役逢泰爲政遂相訂素業依依三載述
僕一遊武林往返纔三月而僕已決計南轅逢
泰亦斷移北轍矣僕縱渡落不振亦不至省三
千路銷沉秦淮煙月中顧邁閔愈甚遭逼愈急
視逢泰之北遊以爲曳雲蹈煙人乃徐而索其
故亦與僕無異嗟乎僕遙息燕薊鬪雞走馬之
風亦如往日息長干之江月矣得無回首江南
亦如僕曩日耶雖然志大而疎履高而危神王

而溢僕之所以蹶也往者逢泰之蹶僕不解其
故然考于今日之文能反僕三者之失矣其何
慮

潘懋嘉南遊試草序

文與遇在離合之間說者曰高山峻源不生草
木松栢之地其土不肥美其質者艱其遭固也
一旦脫穎去又如符之得合鑰之得投自以固
有一人而疑信判一事而終始判心不信欲以

信天下吾知不能也其遇不遇之間在小試乎
說者又疑小試之不可憑亦與合較等固也然
文而不遇合較者十之七文而不遇小試者十
之一也說者又疑遇而實文者或不利於小試
不遇而實文者或獨利于小試何也此可以一
言盡矣遇不遇者置妍媸而聽喜怒移喜者于
合較則利小試者去矣移不喜者於小試則遇
者詘矣知小試與合較之兩無憑則離合之故

不必言也余遊兩雍受知者不一而終不得移
一人于闕中每閱人小試卷則悲而不能止吾
友潘懋嘉不得志于鄉較而獨顯名於辟雍頃
刻其試草余輒然曰一小試耳懋嘉固不能移
辟雍之喜者于鄉較之間余又何悲乎雖然唯
妍也而後可以代喜怒媿姆不嫁引鏡自嘆嘆
固嘆矣其如鏡何故惟懋嘉斯可待也讀懋嘉
之文者自得之

王鐵庵離鴻十五聲序

昨年南冠在郡廐見有僂而行者問之知爲黃
州王鐵庵出楚人諸牘皆不平之聲怪之然以
楚人慄悍易怨耳今年又見鐵庵則所出皆吳
人牘矣爲不平更甚余吳人也吳人固務觀所
謂低頭氣如縷者近日堅正之士始習風骨又
拘簡太過每求人于尺寸跬步之間今皆膏揚
眉豎鬚爲鐵庵作此語乎益怪之繼而鐵庵徐

出其近執曰離鴻十五聲者真如聞哀鴻聲不
忍聞又惟恐其盡則吳楚之合銳也固宜文章
雖有異于骨性者如鐵庵之文爲慄悍爲不平
則有之必不肯爲低頭氣如縷者况更下此乎
迺以喜怒爲賞罰欲以一人之力爭一人之天
付必不能也况以一人而爭吳楚兩大國乎天
固假之以發哀鴻之叫耳世有聽鴻聲而不盡
然悲滋然泣者則鐵庵終老于菰蘆可矣殆不

然

宋和孺選義序

叅究家與義門人俱極心力然其苦趣大具分別一旦繖手則又同堂拍掌顧有謂枝節毛孔皆生怡說有謂大事未得如喪考妣大事已得如喪考妣此何說也吾友宋和孺弟獻孺而父似祁其着力得力亦正似二者分別今皆在雙融境中孰喜孰悲二三子不知也讀和孺文可

得之得和孺而亦可得二子矣老僧沉酣空谷
散華人猶尋覓未及况世味僕乎不識曹溪路
無怪也我特拈出以告同心二子或得沉香座
或受山龍叅不具論

陶原詹贊草序

人涉患難不深則言廣大而不精微鋪張而不
深入巨麗而不幽淵蓋昌明博大之氣乘之者
光華駿美而風露之所未刻冰雪之所未剝其

疾以父事我我見其點籌飛觥英爽如將家兒
條理如老吏家及吐辭出氣蘊籀從容不負塵
柄亦每着心眼今其年是我轟飲豪邁時而其
氣已斂其神已夷其趣已冲涵而旨味讀其試
草如其人勗之振衰宗紹先烈豈以茲小試乎
哉知若將對 天子庭風和墨暇爲我寄獻一
言庶知世臣之家雖草莽不忘君也

石民四十集卷之十九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二十目

贈南冢宰藍石孫公應大司寇內召序

壽大學士曙谷吳公序

代

送督理遼餉御史大夫兼少司徒白陽畢

公晉領畱臺序

代高陽公

賀孫啓泰孝廉被召旌孝序

代鹿伯順

卷第二十 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序 十一

贈南冢宰藍石孫公應大司寇內召序

今天下之所以弊亦知之乎客曰將無法不行
今之賢者進不賢者亦進賢者亦時退時進其
進之故我知之矣其退之故邪正陰陽不可得
而知然有一爲守法而退者乎客無以應低徊

久之曰將無癸丑甲寅間有渭南孫公以爭憲
體杜御史而去乎曰自兩聖御極以來皤皤
黃髮久沉林壑者今皆在三事八座間有爲朝
廷守法者乎客無以應曰舉朝不守法矣守法
者無一人安於位今大敝極矣曾進一素肯守
法之人使當樞軸乎客躍然起曰天子方以
司寇召渭南孫公矣曰孫公舊御史大夫大司
馬也今爲南冢宰雖朝廷右北不以班位拘然

爲司寇則并向日之班而抑之朝廷信禮大臣固如是乎客曰甚矣子之窺朝廷淺而不識孫公之微也國家設六卿分理庶政一準周官則綸扉一片地乃顧問之臣而冢相實本朝之相也今天子之欲相孫公蓋日夕不忘而當事者克舉其職無兩相之理故向者司空虛卽將以司空召今者司寇虛又以司寇召唯恐公一日不在朝亟亟皇皇不暇爲公擇官而亦察公

知有朝廷耳不知官之抑揚也曰諾拜客之教然愚竊有疑焉曩者司空虛廷推首舉公天子獨用其次者今者司寇去一日而召公其故何也客曰是不難知守法故也曰然則今日之獄孰有大於大臣背恩棄千里之疆者乎而發其姦則首於前司寇王公成其獄亦在於前司寇王公豈非天子守法臣哉乃以一言詬誅之天子卽嚴遣之去重守法者固如是乎客

必有冷毅不可近之色故未嘗不幸朝廷之得人而亦慮衆情之難劑及晉接之間則見公謙衷虛已休休有容又無不爽然自失而欣焉相告也及綱紀之際儀文之間公又以大臣者朝廷之股肱也股肱不屈則元首始尊世未見弛肩蹙足而成完人者故又一毫不相借又無不凜然自簡而整焉交肅也蓋公立朝不久而卽以憂去然其風度偉然所爲廉頑立懦默收其

效而不久尸其功者何可歷歷道耶自公去之
一年而東事起赤白羽不集于廷者二十年矣
卽二十年以前東誅西蕩俱以 聖天子神武
所向風靡故海內皆易兵而詘甲冑之士一旦
有事卒然無以應夫兵之強弱將爲之也將之
勇怯時爲之也賁育不擇地而生韓白不易代
而產而良將不易得者何也大臣無清操則債
帥盈庭矣大臣不虛懷則異材在野矣大臣弛

綱紀則跋扈踵望矣今草莽之中不乏熊羆而
行伍之間徒貴珠玉暮夜入金朝登壇坫卽抗
上罔下靡所不至使臨以公之清操虛懷則貪
墨解組賢達彈冠而又憚攝于公振綱刷紀之
精神則爲子儀而屈膝者豈迨橐鞬迎蔡州而
始見朝廷之尊耶公自巍科入館三十餘載海
內之稔公者已久而公年方七十同郡周君爲
令于公之邑述公栽培其邑之民者不可累舉

而且徵某言爲公壽壽者一身之福也 天子
方殷憂疆場慎重袞職安車蒲輪行召公矣公
其起而爲吾壽天下乎仁壽之世民無天札今
遼左之民以及四方徵調之卒祗爲一醜陸梁
而不得終其天年者垂十萬人矣若非公起而
壽之則此禍滿天下 今上之世壽域也成
主德者在相業某竊聞之管人矣雖不敏敢不
爲天下祝而徒祝公哉

其身忍一身之禍而禍天下治餉者無借天下
之怨而巧其名旣以忍遼而卒以忍天下治賦
于民者無借天下之急而肥其家旣以禍天下
而卒以禍其身公之治餉三年矣其任若輕其
身重其官其任之議若輕其官重其身而要之
不忍遼不忍天下耳余拜公之賜三年矣治兵
雖不效何敢借天下容其身而實願士君子不
忍天下以不忍遼今天下之賦大半在東南東

南之民日以災聞而修救在郡邑大夫其抨暴擊濁在羣御史公爲大夫非其長歟任則平天下之心以平其口議則公天下之口以公其心遼與天下且拜公之賜以庶幾有終也孰曰公遠遼事乎哉

賀孫啓泰孝廉被詔旌孝序

代鹿伯順

今上改元崇禎宗伯請如御史言旌天下孝子節婦吾友容城孫子啓泰與焉余聞之喟然而

嘆非特嘆孫子也。自周官族師書其孝弟睦婣
有學者賓興以待造選。既選而任之官。少宰以
六計弊吏治而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
一主于廉。蓋修于家。莫大于孝。服于政。莫先于
廉。故漢取其義舉天下之孝廉對策于廷。我
高皇于選舉科舉兩法屢罷屢更而終于兼用
今選舉稀矣而科舉之士得解。示鄉輒稱曰孝
廉。蓋所取之途雖殊。然因華以摭實。非棄實以

就華也天下不約而稱之者如此可以知人心之固然矣今孫子年十七舉于鄉稱孝廉者已垂三十年至今日而天子復旌其孝令甲巳膺錫命爲命婦者不得復旌節以節其應操者耳于孝子則不然若是則天下之自孝廉進者能無媿乎不特此也凡天下所旌節九而孝一孝又民九而士一士又不顯者九而顯者一今孫子獨當焉孫子固亦奇矣乃稱男子與士而

不徒男子者能無媿乎故我之嘆非特嘆孫子也當孫子廬墓也先後六年不飲酒不茹葷不御內偕兩兄一弟手築園土而居之風雨晦冥悲泣孺慕其廬父也猶旦夕歸覲太夫人及廬母也則闔戶不復返竇納漿蔬以飼諸婦羣而紉織化之怡怡也數百里之內兒童童父老駭走覘無不俛而肅嘆而泣也然孫子曰此子職之常耳夫孫子之言豈欺我哉而已足以震鄉

里感四方以至聞于明庭 天子改容而稱卿
大夫以及國人皆曰可夫孫子固已奇矣而天
下安流俗而驚常行余烏能無嘆也不特此也
余習孫子孫子必子夜方能就枕蓋太夫人苦
胃疾非子夜不瘳故孫子亦非子夜不歸子舍
如是者三十年今習而成性孫子曰子職之常
耳夫孫子之言豈欺我哉然其不可及更甚於
六年廬墓蓋致哀於死後忽略于生前庸人之

情也操持千數載疎脫於平生賢者之情也然稱孫子者不於此而於彼於人所稱何輕重焉而震美於獨致忘弛於恒居余又烏能無嘆也凡與孫子遊者聞余言請次而以爲孫子壽余曰不特此也高皇帝常以權謹至孝自大官丞擢爲殿學此以孝而擢者也而不見其施於官者參軍高巍上書成祖請止靖難之師自言未仕之先卽荷太祖旌其孝今欲移孝予

忠不避萬死此旌而後擢者也惜其志不遂終
以節見而澤未被天下余習孫子者也知孫子
孝弟睦婣而有學者也其學善萬感不能淆其
學能萬變不能窮其學敬萬人不能撼其學正
萬境不能奪其學法萬態不能凌其學辨萬慮
不能惑或自科舉而擢高第必不以華掩實或
自選舉而備顧問必不以實掩華人有恒言體
用不必兼而質行無光輝當自孫子洗之以光

斯道以信天下以啓將來是在孫子矣二三存
其識之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

終